

俄罗斯经典文学赏析

在移动的尘埃和时间里

——读根纳季·艾基的诗歌

□张高峰

“神之一篝火!——这是干净的旷野/世界一闪而过”,俄罗斯著名诗人根纳季·艾基在《旷野:隆冬时节》中,以陌异的语言再度发现那“旷野的呼告”与“陡峭的光”的“呼吸”,如同茨维塔耶娃一般,艾基以独特的诗性句法结构与韵感生成,重新建立起跳跃于散开的本源感知。正是在无垠的“沉默”寂静之中,诗人看护着一种始终在场的“遥远的声音”,它来自于本源的孕育与“声音”的辨认。在一个“诸神远去”的存在境域中,诗人视寂静的生长为守护本身,其渴望重新恢复与悠久亘古的原始之地的生命联结,无疑这一切都与流动于诗人骨血的楚瓦什文化与故乡地理风物相关,这同样是一位将故乡携带在身上的诗人。在词与物源头性的探寻中,语言的“沟壑”裂开,寂静宛若“肌腱织成的网”,诗人往往命中注定地成为触及“那原始一层”的“那一个”,而为灵魂的景象命名。

艾基诗歌中“原始的激情”与“朴素的欲望”,经由一种抽象的隐喻之力,呈现出的惊异笔触与奇绝音调,形成了幽深孤峭的语言缄默与显露的张力之美,仿若冷寂的词从雪团中渗出,往往令人不能忘怀。骆家翻译的《旷野—李生子:艾基诗集》,唤起人们对于艾基“沉默诗学”的关注,艾基独异的构词法与句式转化,犹如巨大而炽热的迷团,折射出精神探求性的光辉。

寂静的“旷野”

忠实于自我生命的“疼痛”与辨认中的光亮,并且以“疼痛”来“喂养”面向存在探求的求真意志,正是艾基于早期诗歌中牢牢锚定的根基,而在其尤为隐秘的内部,则是“我们真实的声音”。在艾基诗歌语言的幽深晦涩之中,实则充盈着生命的通透与坚韧,形成了独特的“混合诗韵”。可以说,诗人正是满怀着“爱与信仰”的倔强,倾听来自万物之灵的心跳,在词语的“呼吸、移动和声音”中,测量着生与死之间的深渊与相互联结,由此艾基极为孤绝地穿过“恐惧”,试图以语言的呼吸与非凡的直觉穿透力,呈现“声音之光”。为那些无名的存在而引燃语言的光辉,穿过存在与虚无的盘诘,在死亡的“恐惧”中检拾存在的力量与勇气,以梦幻的笔触激发潜意识的想象跃迁,我们看到诗人沉郁地写下,“我们属于/活着的这一部分/某处还连着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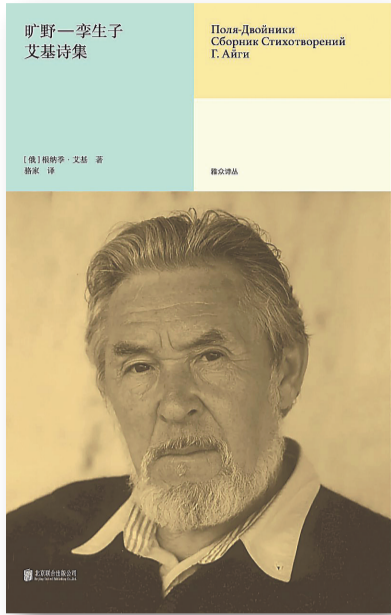
火焰和时间”(《朋友之家》),“因为艺术家每天都会/感到死亡的力量与时间表/感到的原因在于:要得到真相/他付出毕生都不够”(《十二月的夜里》)。诗人以幸存之眼回溯,抚平时间旅程中的疼痛,呼应着光亮,这便是他的全部存在,“——在这些眼睛可以看到的/光亦被创建……”“我正厘清/寂静与喧哗的界线”(《幸福》),“云、太阳公转和妈妈声音的集合/(兼带着闪闪发亮)/通向星辰、引发太阳穴/疼痛的梯子”(《花园的布置》)。这是悲哀承受中的长久凝视,充满着个体生命内在复杂的情感经验,那动人心魄的语象旋动,引领我们跨越了语言的栅栏,直至“非—我”的“沉默”开口述说,这同样也是孤独个体观照丧失的一种精神持存。

从带有“幻想逻辑”的自然书写,并将其融为生命一体的呈现方式而言,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等俄语诗人的创造性经验,无疑照亮且深刻影响着艾基的深度意识书写方式,这同样也是一位与语言搏斗的诗人。尤其是他以“旷野”为核心语象空间的诗性话语,经由直觉与经验的凝合,呈现出光影间的生命心象,更是从追寻一种存在“实体”的“寂静”,进入到诗性冥想的沉默,从而使得在生命的遗失中的广大之物,最终得以显现与命名。艾基的诗是素朴而谦卑的,却又唤醒充满内在激情的词语与符号,在语言自由中断与转换连接之间,宛若一条打结的满身雪迹的河流蜿蜒起伏于“旷野”之中。这其中充满着言说本身的艰难克服与寂静的洗涤,化为“播撒光与尘土”的关于存在的赞歌。我们会聆听到内心独白与寂静之物的和声相交织,诗人开始了他漫长而动人心魄的“旷野”中的对话。“旷野”即灵魂的聚合之所,又宛若思想大地化的血管与骨骼,不再仅仅是实指,这是辽阔呼应中的自我与世界万物的相互进入,一种永恒存在的源头,是“世界的相互自我呼应/声音的洗涤”“只有旷野——好像灵魂之云”(《驻足之颂》);也是带有超验象征色彩的内在视力的深入开掘,“那之后,白色的——我们广阔的——慢慢陌生的旷野”“遥远的、另一国度的——色彩/那里绿色的兽穴之后/是人类理解的‘旷野’李生子”(《旷野——在森林篱笆前》);或是心的延伸与点燃的思想徐徐展开,“你——一个几乎不存在的人/为何寻找另一个——/连骨灰都没有的魂?”(《梦:通往旷野的路》)。

在辽阔的融合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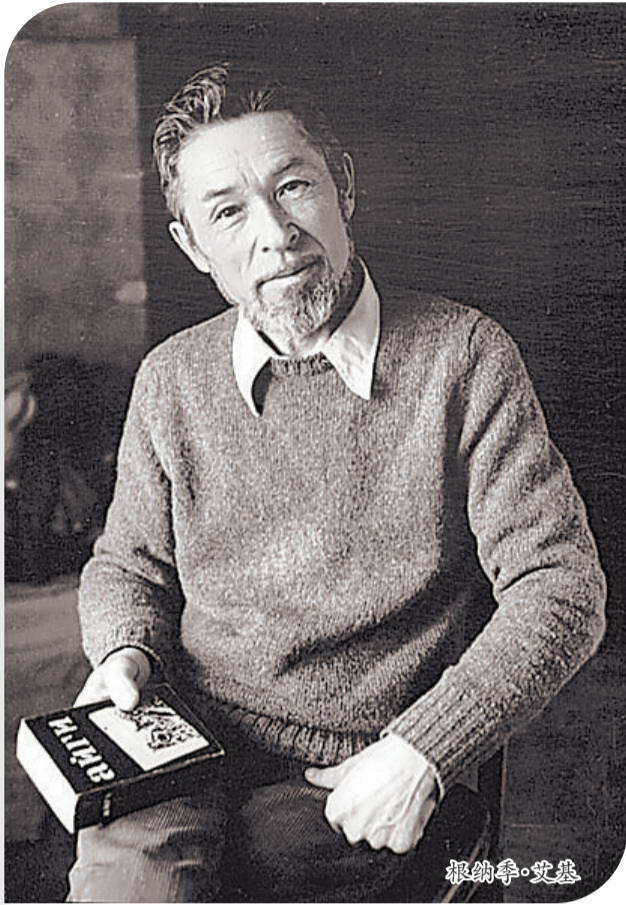
博纳富瓦认为“诗的意趣不在世界本身的形相,而在这天地演变成的境界,诗只写‘现身’——或‘缺席’”,与“死亡”而来的照亮,共同承受“疼痛”的遥思,“童年”“森林”“梦”“白桦树”“雪”“火焰”“灰烬”“尘土”等,共同构成了艾基一个人的隐喻世界的生命心象核心元素,这是属于诗人个体的内心词源,仿佛灵魂的触角与生命线一般交织想象的光亮。用清澈的视线溯回“童年”,直至复归于寂静的“尘土”,一切都置身于心的延伸之中,于此他开始朝向“旷野”的言说与深深的记取,围绕“旷野”及其关联体的述说,在自由并置与闪回转换间,呈现为灵魂裸露的敞开与生命呼吸的“唇之寂静”。其中,我们会注意到“森林”“梦”“童年”在艾基繁复的书写当中,分担着诗人极为隐秘的生命体验,这无疑也是返回生命源头与恢复神性联结的诗性通道。如在《童年熟睡的》中,三者相互交融为一体,隐喻的踪迹敞开无蔽,“很高——我灵魂之河/你们相互交融”“身处旷野某处你们迎着风/现在梦中恍如手稿——它亮闪闪的表面:/——澄明无碍”。于此“森林”犹如神性光辉播撒的“唱诗班”,“仿佛森林在歌唱”,留下深长的回音,具象与幻象、凡真的吁求与文化的记忆相贯通,充满冥想与内视的空阔之感,“这是森林里什么地方?歌唱它们——神/应该能听到——噢已该离开了!”“那么分晓之光(同样众人皆知:/歌唱——在森林任何一个地方/它的同一个神)”(《仍旧是——森林》)。自由联想迅捷地闪回之间,巨大幻象的浮动汇入本体的存在,艾基无疑是渴望在诗歌中抵近灵魂的“绝对现实”,身为千形而化入万物,与此相互交互感注意,而“闪耀着爱本身的光芒”。

碎片化的内心世界中的个体经验聚合,呈现出的是关于存在的隐微构图,艾基诗歌在“忧伤和痛苦的尘埃之间”,涌动而出的是“赞歌”与“挽歌”间的博大生命承受。简劲而深邃的语言述说之中,有着丰盈的经验涵容力,在其中后期的诗作中则带有较为明显的“挽歌”调性,这与诗人透彻的生命领受与自如的思索密切相关,“旷野”倘若永恒的引力之地,穿插闪回在滞重与沉醉中缓缓展开其身。也许正是感于一种丧失的危机与拯救的可能性,诗人期望于返回中抵达生命本源存



在之地,也即灵魂保有的精神永生之地,在此构成隐秘的难以为人所全部破解的言说空间。“旷野”并非单一的“已然世界”的表现,而是朝向“另一世界”的所在,成为聚合着诗人记忆与远望的精神磁场和复合体。作为一种灵魂的景象,是诗人存在感知与生命心象的凝结物,作为本体存在的它穿越了生死变迁,贯通起众多关联域与相关“变体”,从而成为精神性存在的巨大象征,“雪心灵和光/一切只是在说/那些像死亡原本的东西/就是它们本来的样子/承认本真,那么/在光之中也有黑暗/当又是雪”(《现在永远只有雪》)。“雪”成为诗人领悟存在与省思时间的经验复合体,它飞织于诗人的内心沉思与炽热的辨认,“你们开始歌唱——我却要离开/再逐渐变成雪(好像过去:黄昏里/某处愈来愈昏暗的身影/变得越来越远)”(《还是——变成了雪》)。一切都在通往存在与本源途中,万物浑浩流转,为寂静的无穷尺度所测度,从而连接起那些振羽凌空的所在,这都和诗人朝向广博世界本真存在的源头探寻与追问相关。

“在时间之中,我们——仿佛大自然/覆盖物的/一部分”,艾基的诗歌如同古老的低语,又隐隐蕴含着无言之痛,那是语言赋予中“消失再显现”的本源抵达,“仿佛动物的鳍——干净遥远眺



根纳季·艾基(Gennady Aygi, 1934—2006),俄罗斯著名诗人,1934年出生于楚瓦什自治共和国南部,与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等被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俄语诗人。1949年,艾基开始以楚瓦什语创作,20世纪60年代全面改用俄语。艾基受封为楚瓦什“人民诗人”,获法兰西学院奖等奖项,其作品被译为20余种语言。

弱”。在现实经验与冥想叩问的融合之中,诗人寻求朴素而直抵本质的诗性言说方式,以简驭繁而澄明无蔽,宛若遗失与“缺席”的未被命名之物,聚拢重新又回到“在场”的“风与阳光”。艾基的诗歌作为源于俄罗斯大地的沉郁浩瀚的凝结物,诗人书写旷野与被遮蔽的世界,在他笔下,那里是词与火焰燃烧的语言躯体,是“神在歌唱”的森林。在辽阔的融合之地,这一切都有赖于“心灵的音准”,如同诗人怀着一颗真诚朴素的心,在《你—和一—森林》中噙着哀恸的泪水写下:在这持续的炽热里——在无尽的雪里在劳动的湿润中——(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

胡志红《美国少数民族生态批评理论的研究》:

拓宽生态文艺批评理论的新视野

□冯学全

自新时期文学以来,一批富于强烈思想自觉和探索意识的文艺理论家积极而主动地思索新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并以此为基点,深入探寻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建构的方略,创建出具有完整意义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对于生态文艺批评理论而言,它无疑是构成这种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并涌现出曾繁仁、鲁枢元、曾永成等生态文艺理论家,他们或以当代中国首部生态美学理论著述,或以中国当代生态意识全面觉醒的奠基之作,或以对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卓见地,力显出作为开拓者的独特意义。

上述理论家及其主要著作,不仅构成当代中国生态文艺批评史上开天辟地的理论标识,同时也是对后来大批从事生态文艺理论工作者的深层召唤。那么,作为一名富于问题意识的后来者,将从何种理论视野出发,提出怎样的创新论题,表达怎样的前沿思想,既能够充分表现出对前代理论家生态文艺思想的赓续,又可以尽力展示出富有崭新意义的大胆突破,这无疑是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胡志红的做法是:把自己的学术目光聚焦于美国少数民族生态文艺批评,一方面细致梳理它的发展和演进,另一方面则站在理论高度对它进行归纳和总结,进而揭示其对我国生态文艺思想的

重要意义,这种研究视角可谓新颖而独特。近期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少数民族生态批评理论研究》,便是这种研究视角的凸显。

如何看待主流白人生态批评的存在缺陷,不仅仅涉及到人的思想观念和哲学意识,同时也是一个方式方法问题。在作者看来,这种生态批评的理论思想,以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的著述《生态批评读本》作为里程碑式的标志,主要基于生态中心主义哲学视野,特别是深层生态学的理论角度,阐发文学创作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深入开掘文学所蕴藏的生态内涵,探寻走出环境危机的文化路径。从严格意义上讲,这种生态批评思想把人置于批评的中心地位,凸显人在批评中的突出作用和重要价值,这无疑具有它积极的一面。但经过细致而深入的分析才发现,这里所谓的以人中心,特指的是以白人人为中心,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思想意识,这与美国长期奉行的政治体制密不可分,也与其整个的社会构成有着深层关联,但这种思想里带有明显的种族偏见意味,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性别偏见、阶级偏见、文类偏见等,由此招来了以有色民族人民为主体的弱势群体、第三世界的广大民众,以及环境哲学内部众多社会生态学家的严厉批判和一致反对,而陷入极为尴尬的境地。

怎样认知美国少数民族生态批评的兴起?作者以为,这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主流白人生态学者所产生的深刻内省和反思。为了成功应对自身面临的学术危机,更是为了重申自身的理论观念和思想立场,总结生态批评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主流白人生态批评做出了积极而重大的学术调整,除进一步扩大和深化自身的研究领域,还自觉将富于种族意涵的生态批评纳入理论范畴,从而催生了少数民族生态批评,致使其成为当下美国生态批评史上一个最为活跃而又丰饶的学术场域。二是由于美国少数民族生态批评思想和理论的日臻完善,充分彰显出其在历史流变中的进步意义。这种批评思想和理论,首先倡导学者必须站在环境公正的立场,从少数民族所秉持的文化视野出发,在与主流白人生态批评展开对话、质疑的基础上,深

层透析文学创作与各种环境之间的关系,竭力发掘少数民族文学生态所蕴含的迥异于主流文学传统,以及富有独特生态文化价值的思想资源,借以从多元文化路径探寻走出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和构建生态文明的方略。

对美国少数民族生态批评思想与理论的梳理和研究,无疑是本书的重中之重。为此,作者主要从三个具体研究对象入手,即美国黑人生态批评、美国印第安生态批评、奇卡诺(墨西哥裔美国人)生态批评,通过对众多黑人作家、诗人文学文本的呈现,详尽阐发其对美国少数民族生态批评的理论系统建构所产生的影响。作者首先从奴隶叙事产生的缘由,在思想和艺术方面的表达、思想根源的形成、对化解之策的探寻为起笔,深入分析了黑人文学在自然书写方面显示出的独特经验。接着作者又以黑人作家托妮·莫里森、詹姆斯·鲍德温等人的小说,黑人诗人兰斯顿·修斯、尼克·芬妮的诗歌为例,细致透视这些作家和诗人在各自的文学文本中,对地下、山巅、河流、飓风等自然意象,对有轨电车、地铁、街灯、楼宇等城市意象的多元而繁复的生动描绘,他们赋予这些意象以深层的隐喻色彩和象征意蕴,既表达了黑人群体对于自然与城市的心理依恋,又传递出其对于自然灾害、城市危机的情感忧戚。作者最后指出,这些黑人作家和诗人的代表作,不仅催生出一大批知名的生态批评学者,也为少数民族生态批评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坚实思想和理论基础。作者之于印第安生态批评思想的分析,则突出其对地方意识的体现、对文化自然观的呈表、对国家公园的拷问、对土地伦理的阐发,由此形成了对多元文化生态话语的系统建构。

比较文学学者曹顺庆在本书的《序》中指出:“该著在填补国内学术研究空白方面,不仅表现出在材料占有、在观点表述、在术语选取等方面的新颖程度,而且较为完整地描述了美国生态批评学术的全貌,更为重要的则在于充分展现出比较文学学科的创新精神。”他认为这部理论著述,有助于拓宽国内生态研究的学术视野,有助于开启中外学术对话和文化交流,显示出多方面的启示和召唤意义。笔者认为,这都是恳挚之论。(作者系西南财大天府学院教授)

■书讯

《在门外谈话》出版

近期,《在门外谈话:詹姆斯·鲍德温的一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引进出版。詹姆斯·鲍德温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本书通过大量的实地采访、私人通信与亲历者回忆,将鲍德温复杂的人格与鲜活的时代背景交织在一起,细致刻画了这位“美国文学丛林里的王者”的一生。

詹姆斯·鲍德温是美国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一生著述丰厚。他的小说《向苍天呼吁》与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和拉尔

夫·埃里森的《看不见的人》被并列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黑人文学的典范。在二战后的美国黑人文学发展进程中,鲍德温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一位“真正的必不可少”的作家。

这本传记坦率而充满感情,作者系英国作家、评论家詹姆斯·坎贝尔,他以一种平和的方式接近鲍德温,剖析了其往返于欧洲和美国的生平经历,回顾了鲍德温创作的一生。(吴迪)

